

茶馆记忆

□陈增励

足的燃料。这种做法，极为特殊。

改革开放后，炉桥原有的茶炉无一例外地被汇聚四方来客的茶馆取代。今镇内有大小茶馆二十多家。

在独具炉桥特色的大众化茶馆喝茶，条件虽然简陋，但价格亲民。进门后，几乎都是小方桌、小板凳；两元钱一包毛峰茶，两元钱一碟炒瓜子或花生。过滤后用液化气烧开的自来水不收费，随意喝。早上“皮包水”，准扬州的日常生活画卷，在这里一向有最贴切的诠释。茶客们习惯喝早茶，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七点前，茶馆便座无虚席了。白瓷带把子的大茶壶，加入茶叶，开水一冲，清香四溢，依次倒入白瓷小茶盏，浓厚的绿汤，于小范围旋转中，慢慢趋于平静。

四乡八镇，来者都是客。炉桥茶馆里从来都没有“一回生两回熟”的交往礼仪。相互之间不认识也不要紧，你只要买一包茶叶，外加一份茶点，拿一个小茶盏，就可以随意入座，融入击鼓传花般的程序之中。众口悠悠、雁过留声的往事，男婚女嫁，家长里短，绕来绕去的话题，很快就会转到当年的茶座上。

老茶客无疑是“活字典”，放下茶盏，不用思考，随口就重塑了当年的情景：宣统三年半，顶子满天散。不过麻脸三爷的父亲是真学问，在安庆大学堂执教，因为支持革

命被杀害而遭他乡。由于风紧，家人不敢去办理后事。失去了顶梁柱，从此家业衰落。麻三爷读书不多，没有里子，却死要面子。平时喜欢在上衣口袋挂钢笔。那时候识字的不多，钢笔也很是珍贵。麻三爷显得极为自信，到处显摆，每天迈着四方步来喝茶，还没落座，就有人照例故意出题目考他，这个说：“三爷帮我写封家书。”那个说：“三爷，给我写份状子。”这时，麻三爷就会掏出钢笔，拧开，甩甩，然后说：“哎呀，不巧，没有水了。”

众人哈哈大笑，非常清楚他根本写不好，分明就是屎壳郎虫爬进烟盒里——假充黑火石。久而久之，针对半罐叮当者，本地人就会说：“我看你是麻三爷的钢笔，没有水了。”

茶客们对麻三爷父亲的遭遇，不甚了解，只能捕风捉影，一番点评，也就放下了。不过，与在茶馆里喝茶有关的另一桩辛酸的往事，却始终令人难以忘怀。

新中国成立前夕，大年将至的一天，有个家境平常的村民，冒着寒风，踏着积雪，天不亮就动身，来炉桥赶集，打算买几斤猪肉回家过年。和每次上街一样，他先来到熟悉的茶馆里喝茶聊天。左一杯，右一杯，谈天说地，很是融洽。几壶茶喝完，时已近午，此人慢慢腾腾结账，走出茶馆，来到肉案边，伸手掏钱准备买肉。不料屠户伸头告诉他：“刚刚肉价飞涨，您老手里的几张钞票，一两肉

也买不着了。”晴天霹雳，这位爷顿时愣住了，后悔不已，却半句话也说不出。眼看市场上物价像变脸似的，一会儿一个样，再不出手，现钱就是废纸。于是他一气之下，咬牙买了一口袋门神小画像，饿着肚子背回去，挨家挨户免费散发。不用说，这个年，全家人过得很无奈，很失落。

门窗不大，开着。阳光即将当头，茶客们渐渐起身告辞。一位腿脚不便，全身穿蓝衣服的老头，已经摇摇晃晃地走到院门口。有熟知内幕者悄悄地指指点点，随口说：“看看，那个酒鬼子，一天两顿酒。年轻时给公家开拖拉机，用葫芦瓢拌黄瓜凉粉，煮个咸鸭蛋，都要喝酒。退休了，拿点钱，全都装到酒壶里去了。现在，中风后遗症……”话音未落，那人忽然转身，一瘸一拐走回来了。空气顿时凝固，众多目光齐刷刷盯往同一个方向。只见那人旁若无人，直接走到正在收拾茶具的老板面前，倾斜上身，伸出一只手，神色平静地说：“借一百块钱，中午买酒。过几天，工资到了，就还。”

年过五旬的老板慢慢直起腰，也不说话，只是用右手轻轻拉动挂在肚子上的钱包拉链。现场风平浪静，实际上见证者已经完整地捕捉到了眼前发生的所有细节。明天，本地其他茶馆里也会有最新的说法，添油加醋，绘声绘色，传递记忆的接力棒，根本不会掉在地上。

五月的黄昏

(外三首)

□陈海权

黄昏时分，五月的天空
如旧书页轻轻翻动
街角，陌生的人流
映照梦中模糊的面孔

华灯初上，光影交错
白日的喧嚣被放逐
我独自徘徊
在清风徐来的小巷
寻找一座
属于远方的灯塔

黄牛牧归之歌

暮色里，牧歌声悠扬
响彻寂静的田野
绿草混着泥土的芬芳
一群黄牛，在风中缓缓移动

大地辽阔，我们都是自由的旅人
牧歌是夜的序曲
黄牛是流动的旋律
归途的路上，生命的呐喊
远远高于风中一粒尘埃

夏风吹过田野

夏天吹过田野
一袭绿裳，一波麦浪
都藏着澎湃的欢歌
天空高远，白云洁净
生命的舞蹈
在田野上演
忙碌的农人，滴落的汗水
在此刻，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风居住的街道

它在街道喧嚣，等一个迟到的少年
在巷子留下密密麻麻的印记
然后，飞回果园
啄着刚长出的石榴。五月
这最后的打情，是否曾在梦里出现
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孤独的行人
在树下驻足的瞬间，看见一缕风
牵着一个少女的手
款款而来

古城行走寻访 欧阳修

□王世福

我们好友相约“滁州古城行走”，穿越历史寻访北宋名臣欧阳修。登琅琊阁看环滁皆山更锦绣，瞻仰醉翁亭拜访爱民好官欧阳太守。

古老欧梅花中巢许享誉千年神州，《醉翁亭记》“欧文苏守”文坛泰斗。寄情山水与民同乐不醉不休，《丰乐亭记》宽简政治安邦无忧愁。

上水关、下水关守护百姓安宁，钟楼、鼓楼奏乐盛世几度春秋。居安思危操练民兵镇守清流关，喜迎文人雅士欢宴宋城怀嵩楼……

饮水思源官井巷，西涧春水向东流。请君品饮让泉水，醉翁之意万古留！

天长赋

□夏锡生



▲鹅群 陆抑非/绘

门前的杏树

□陈雷

小时候，我家住在白米山脚下的一个大院里。20世纪70年代，这里是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师部所在地，当年军歌嘹亮，一派生机勃勃。因为我们从曲亭搬来得晚，我家就住在围墙内的第一排。家门口有棵高大的杏树，据说是师部成立时警卫战士种下的，这样算来它的年龄比我还大。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每年三月，满枝的花骨朵就会如约绽放，远远望去，就像一片淡粉色的云。杏花通常五瓣，也有六瓣的，白里透红，恰似少女的羞涩。蜜蜂嗡嗡响，在花丛中飞来飞去。读中学后，我每年都会采摘一两枝放入瓶中，书房立即变得诗情画意起来，呼吸着沁人心脾的芳香，一道道数学难题迎刃而解。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杏花盛开时，家门口的杏树绝对算是一景。林老师携新婚燕尔的妻子来欣赏过杏花雨；金老师住在我家对面，

只见他在窗前挥毫泼墨，奋笔疾书，“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一气呵成。

杏树的花期很短，盛花期只有一周，“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情景，往往发生在春分时节。雏杏是青绿色的，只有豆粒般大小，毛茸茸的。我在树下开始数数，一只、两只、十只、五十、一百、两百……

六月炎炎夏日，麦子飘香，杏树上的一只只青果变成了金黄色，有些熟透的还黄中透红，非常诱人。我摘一个放入嘴中，甜中微酸，顿觉清爽。

有一天深夜，树叶沙沙作响，爸爸被惊醒。“有贼！”他拿了一把手电筒，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轻轻开门，又蹑脚走到树边。树上的“沙沙”声顿时没有了，爸爸用手去摸，摸到一只脚。“是我，老师，我是张三！”爸爸拿手电筒一照，树上竟然有十几个小孩呢！“谁？”爸爸一声喊，他们像毛猴子一样从树上跳下，向对面宿舍跑去。原来是一群附近中学夜读的孩子，因为口

渴来摘杏解馋呢！

第二天，我们起来一看，树上的杏子几乎没有了，只有树梢上还有零星几个。有一根树杈也被踩断了，我伤心地哭了。爸爸拿根长竹竿，把树梢的杏子全打了下来，还有一小篮，总算我们还能品尝一些。

第二年，踩断的枝条又发了新枝，我开心地笑了！待杏青变黄时，爸爸主动送一篮给那些学生，说道：“你们从皇甫山来，父母不在身边，不容易，还要忙着上学，要吃杏子随时来我家摘。”

麦子熟了，金黄色的杏子挂满枝头。傍晚，爸爸爬到树上，将黄澄澄的杏子小心摘下，竟然摘了两大篮，将近50斤。第二天恰好是沙河集逢集的日子，我跟爸爸到集上，把杏子卖了。为了奖励我，爸爸给我买了一支英雄钢笔，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

如今，大院是风景区的一部分，往日的平房变成了一栋栋红瓦白墙的别墅，门口的大杏树还在向人们诉说着昔日的辉煌！

天长，处华东腹地，控楚尾而启吴头，连接豫鲁而接宁扬，为祖国东南之胜区，资源之宝库，文化之渊藪。

天长，始于汉而名于唐，唐玄宗李隆基为了让大唐江山“千秋万代”，将自己的生日定为“千秋节”，并选出江淮之间这块“福地”，设“千秋县”。后来，又觉得“千秋万代”比不上“天长地久”，便改名为“天长”。

天成长人文荟萃，一代名相包拯曾在此任县令，北宋有因弃官寻母而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的朱寿昌，清代有被誉为晚清小说压卷之作的《夜雨秋灯录》的作者宣鼎，有兼资文武、旁通六艺的女学者王贞仪。近现代更是名人辈出，不胜枚举。民歌《茉莉花》便由天长南乡小调《鲜花调》发展演变而来，经天长籍作曲家何仿搜集整理，传布歌唱，走向世界。

天长大地，是由长江、淮河托起来的一颗明珠。千百年来，曾有许多许多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等从这里诞生，或在这里留有足迹，留有诗文，为她添彩，为她增光。所以天长的—丘一壑、一泉一石、一枝一叶都有典故，都有考究，是一部史，是一册书，是一张琴，是一壶酒，更是一幅画，难怪人们总希望到天长来寻幽览胜。因为她的文化底蕴太深厚，来者总是流连忘返，认为天公有看头、有说头、有想头、有兴头，返回后仍余味不绝。

天长的山水名胜，则静静地幽隐一隅，默默地坐看秋月春风。她的胸中，既有风雅策论、铁马金戈，又有道德经纶、朝堂涌波。她的眼里，既有怀草秋茶、生灵涂炭，又有兵戎浩劫、人间沧桑。因而在胭脂山下信步徘徊，你可以与她沉吟吟叹；在琉璃泉旁浅斟满酌，你可以与她酒令呼朋；在状元桥头读书悟性，你可以听她谈古论今；在二贤堂前和图书馆内，你可以听她指点兴亡和历数春秋。只是她不愿炫耀自己，这是否也是天长山水名胜和古今贤能一大光采的缺憾？

赞曰：胭脂山，髯社湖，山清水秀育千秋儿女；琉璃井，状元阁，地久天长造万古风流。

